



随笔

幸与不幸

周彪

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幸与不幸中徘徊游走的,时儿幸,时儿不幸;时儿不幸又时儿幸。幸与不幸相互交织,相互转换,构筑了我们的一生。

胡适先生说:“个人就是社会的出产品。”个人的幸与不幸都与社会分离不开。生活在战乱年代,动荡不安的岁月是不幸。因为,战乱与动荡使社会失序,人如浮萍,不知道根扎何处;战乱时期的人,生命随时随地都会被战火吞噬。人们根本没有安宁的日子,不知道哪块弹片,哪粒子弹让你不幸碰上。那些参与战争的人九死一生,大部分人不幸战死,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时代英雄。幸与不幸都是相对而言的。

如果人们有幸成长在一个太平盛世,社会安定,百姓安居乐业,事业红红火火,日子蒸蒸日上,那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幸事。但和平年代又造不出英雄,对于那些心藏英雄梦的人来说,无疑是失落的。不是经常听到身边人说:“如果是战争年代,说不定我也会混个师长、旅长干干。”所以,幸与不幸都是因人而异。

汉朝留下一个成语叫“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。”这两个人的幸与不幸都与时代分不开。飞将军李广能征善战,立功无数,但终其一生没能封侯,原因就是每次军功都达不到封侯的标准,当然,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拿不上台面的原因。冯唐呢,一生经历了文、景、武三帝,文帝喜欢老成持重的臣子,那时冯唐年轻,不是文帝喜欢的人选。景帝喜欢立过战功的武将,冯唐是一介书生,也不是景帝选用的对象,到汉武帝时,冯唐已经是近九十岁的老人,武帝想委以重任,冯唐身体已经不行了。所以说,一个人的幸与不幸

也不是自己可以完全左右的。

对于我们这些“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”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来说,与生长在战火纷飞,上世纪三四十十年代人相比,我们是幸运的。但我们在长身体时候遇上“饥荒”,该长知识的时候遇上了“文革”。该长身体的时候身体没长好,该学知识的时候没学到,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不幸。改革开放后,社会又为我们这代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,使我们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,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大红利,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的幸运!

仅从个人命运的幸与不幸来看,出生在有权有势又有钱的家庭是幸运的;它会使一个人从小就有一般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具有的优越感,生活无忧,读书无难,成人后走向社会,也多了常人不具有的优势。贫穷家庭的孩子就不一样了,他们生活艰辛,经历坎坷,吃不饱饭,读不起书大有人在。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,一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者,常常不是那些纨绔子弟,而是那些穷苦家庭出身的寒门学子。所以,人生的幸与不幸都是互相转化的。

走仕途的人没有不想位高权重的,但位高了、权重了,各种诱惑就多,违法的概率就高。从高官到囚徒也只是一步之遥,幸与不幸只在转瞬之间。

人生的幸与不幸,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失马是不幸的,走失的马又带回一群骏马,塞翁是幸运的;儿子因为骑马摔断了腿是不幸的,因为摔断了腿逃避了参军打仗,保全了性命又是幸运的。塞翁一家,幸与不幸多次转圜,谁能说,幸与不幸是一成不变的呢?

解剖穀榧

程耀恺

留意穀榧已经有些年头了,昨天终于完成洋洋洒洒的《说穀》,庶几一篇阶段性观察总结吧。

穀作为一种非人工种植树木,山野里多的是,城里也不稀罕,但我却是在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:“乐彼之园,爰有树檀,其下有穀。”里,与之初识;在古代,“穀”“枸”同音,所以它又有“枸树”之称;同一棵树,灌木状态称“楮”,长成乔木,则为“穀”,有点类乎“茗”与“茶”,因生长期不同,而名称有异;我的外公曾对我说,在汤庄,我们叫它“皮树”。外公口中的“皮树”,可能是它的乳名吧,因为它的皮,可以用来搓绳子,比麻绳还要结实。等我离开家乡,负笈游学,方才晓得穀树之皮,是制造皮纸、宣纸不可或缺的原料,各国印钞的纸张,也有它的参与。

穀与桑,同属桑科,它们的果实,皆为聚花果,俗称“榧”,前者为“穀榧”,后者为“桑榧”。桑榧因为味美而广为人知,穀树的聚花果成熟时,每个核果突破肉质花被,呈现出艳红的果肉,看上去像一朵花,倘若逆光而视,端的赏心悦目,然而大多数人,竟不知道如何形容它,更不知叫它什么。“穀榧”之名,反而显得生疏与新奇。

在江淮间,每年的7至8月,穀榧便进入成熟期,红艳艳的果球,挂满枝头,随处可见。或有孩子们出于好奇,试探着采下来尝尝,口感不咋的,便不敢或不愿往下咽了。鸟儿们则相反,远远见了,往下俯冲,只一啄,倏忽飘然而去,不及停飞,在半空中便囫圇吞枣般纳为已有——在鸟儿们眼里,穀榧或为天赐,不吃白不吃。

穀榧的成熟期不一,同一棵树上,往往挂着两种果实,一青一红,一个像青色圆球,一个像绽

放的红花,很是迷人。同为穀榧,为何外观如此不同?查阅相关资料,多语焉不详。于是,骑车到西扩林里找寻答案。我得找到穀榧于青、红之外的另一种形态,即核果刚突破花被那个当儿,穀榧的样子。

我在上万株穀树间穿梭往来,一无所获,四周溽热,光线渐渐暗了下来,沮丧笼罩着我,感觉空气都凝固了——困顿中的我,像是一道光被点燃,此情此景,一如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我看到,一株不起眼的枝条上,挂着一团不青不红的穀榧,其表皮(实为花被)布满红色芽状突起,突起的周转,附着稀疏的绒毛,新生儿胎毛似的,这让我惊喜若狂,于是,按野外作业流程,赶紧拍照,做记录,生怕它不翼而飞。

为了进一步探究穀榧的秘密,仍旧采了几粒青色穀榧,带回来,在灯下解剖。一刀纵切,无须放大镜,但见20几瓣红色核果,依次排列在花被的内层,形成完美的图案。设想一下,当所有的核果,积蓄了足够的力量,冲破花被的束缚,它们一定很开心吧,所谓笑靥如花,便是它们该有的样子。

我也很开心,我拍到的那张带红色芽状突起的图片,恰好处于青穀榧与成熟穀榧的中间状态。如果观察不认真,或者机会不好,或许就失之交臂。但我运气好,于稍纵即逝中,侥幸捕捉到了。这张图片,对于研究穀树与穀榧的生长过程,或许填补了一项空白。之所以敢这么说,是我把它放进“花伴侣”与“形色”里,都说“难为我了。”——也就是说,至少这两个草木识别系统里,是没有这张图片的。

花事

塔山石榴红

刘宏江

仲秋时节,慕名来到位于皖北塔山的四季榴园景区。车子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一阵左右盘旋,便一头扎进山野之间的榴园村。目光所及,满眼皆是石榴树。颗颗鲜红硕大的石榴垂挂于枝梢,快要蹭到车身了。摇开车窗,伸手可摘。漫步榴园深处,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朋友,兴致勃勃地聊起塔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久负盛名的地方特产——塔山石榴。

此地三山错落,峦峰拱卫,藏风聚气,俨然一处风水宝地。当地民谣云:“三山夹一山,不出皇帝出神仙。”相传,塔山是民间传说中道家“八仙”之一张果老的修仙之地。张果老,历史上确有其人,出生一贫寒农家,幼年时便出家修道。至今,这山中还遗有张果老修行的塔山寺,炼丹炉、藏仙洞、古参井、仙人观湖台等众多古迹呢。传说,张果老得道升仙后,倒骑毛驴云游四海,但也不忘偶尔邀其他几位大仙来此雅聚,开怀品尝美味的塔山石榴宴。

石榴,形态优美,光鲜艳丽,味甜多汁,营养丰富,乃养身之佳品,享有“仙果”美称,历来被看作富贵吉祥、多子多福的象征。晋代文学家潘岳在他的名篇《安石榴赋》中,有“若榴者,天下之奇树,九州之名果也,是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”的描述。宋代大文豪苏轼更有“石榴有正色,玉树真虚名”的赞叹。而塔山石榴,不仅占尽别处石榴的优点,还有果形端正、个大皮薄、粒红籽软、甘爽爆汁的特质,堪称石榴中的珍品,有诗赞曰:“籽软皮薄粒粒红,清新爽口味甘甜。”

七拐八拐,我们走进一处有着“石榴博物馆”之称的古园子。这里,至今仍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古石榴园七十多亩,现存古树千余株,平均树龄一百五十岁以上。其中,最古老的一株“石榴王”,树龄高达四百多岁。这些古石榴树,已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古树,享有“绿色文物”美誉。历经岁月沧桑的古石榴树,在村民的精心呵护下,依然古朴苍劲,枝繁叶茂,年年花开似锦,硕果累累,默默地奉献出甘美的果实。

塔山,当之无愧的石榴之乡。淮北地方志记载:塔山石榴,可以追溯到宋代,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,并以其独特的品质享誉八方。以塔山为中心,形成一处地跨三镇、绵延五十余公里的石榴种植基地生态群落,面积达七八万亩,年产石榴近十万吨,是国内“六大石榴产区”之一。当地果农自行培育的优质石榴品种,有黄袍、青皮甜、塔仙红、大红软等。“塔仙牌”石榴,获国际林产品博览会金奖,被认证为“绿色食品”,并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

“一园安石榴,弄得满山秋。”林在村中,村在林中,一幢幢粉墙红瓦的新民居在山林中若隐若现。榴园村,以其历史悠久、民风淳朴、环境优美、经济富裕,荣膺首届“安徽宜居村庄”。站在低缓的山坡上,放眼望去,漫山遍野,村前村后,农家院内院外,均栽满石榴树。高挂枝头的果实,像一串串大红灯笼,透着安宁和吉祥。

在村头,遇见一位照看园子的老奶奶。老人家满脸和善,见有来人搭讪,顺手从树上摘下几颗色泽红艳的大石榴,笑呵呵地递过来让我们品尝,完全像是招待自家的亲戚。老人的那份真诚淳朴,让人不能违拗。我双手接过,用指甲在果皮上划道口子,稍用力一掰,哗啦一声脆响,石榴瞬间爆裂,露出一簇簇颜色鲜美、晶莹剔透的石榴籽。

百闻不如一尝。果然,这塔山石榴汁水丰沛,甘甜爽口,齿颊生津,特别开胃。

在榴园村,不光可以尽情地赏石榴、摘石榴、吃石榴,还可感知当地源远流长的石榴文化。有着汉唐建筑风格的中国石榴博物馆、石榴民俗馆落户于此,给游客带来一种穿越千年的奇妙体验。榴园内的小路,弯弯岔岔像个迷宫,分不出东西,辨不清南北。一群人,稀里糊涂在园子里转悠半天才找到出口,回到停车的地方。